

巴塞罗那 — ICANN 董事会与 ALAC 联合会议
中欧夏季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8:30 至 9:30
ICANN63 | 巴塞罗那, 西班牙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我是里昂·桑切斯。ALAC 与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联合会议即将开始。现在已经超过规定时间三分钟了。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众所周知，我们会定期与社群中的各个选区以及各个 SO 和 AC 召开会议。我们已经向你们发了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制定和设计未来五年的战略规划。正如稍后也会加入我们的谢林 (Cherine) 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所说，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它也是我们首次将战略规划与实施规划所需的预算相结合。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份愿望清单，还是一份列出了实施它们所需的资金需求和支持的具体行动清单。我们有幻灯片要展示吗？谁在操作？可以翻到第一页吗？

所以我们董事会想知道，你们在 2019 年都有哪些工作重点，在了解到你们对此的回答之后，我们会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关于如何不断完善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便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提高整个流程的效率。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出于远程参会人员 and 会议音频转录的考虑，我想请坐在桌边的各位快速介绍一下自己。从你开始吧，乔治？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乔治·萨多夫斯基，来自 ICANN 董事会。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 / 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巴斯蒂安·高斯林斯
(BASTIAAN GOSLINGS): 巴斯蒂安·高斯林斯，来自荷兰，是 EURALO 的 ALAC 成员。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艾芙丽·多利亚，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里昂·桑切斯:

里昂·桑切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艾伦·格林伯格，即将离任的 ALAC 主席。如果有其他 ALAC 成员打算回答这两个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可以到前面来，这里还有位置。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莫琳·希亚德，来自库克群岛，是即将上任的 ALAC 主席。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来自 ALAC。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罗恩·达席尔瓦，来自 ICANN 董事会。

约翰·莱普瑞斯
(JOHN LAPRISE): 约翰·莱普瑞斯，来自 ALAC。

里昂·桑切斯: 同样欢迎其他坐在观众席上的 ALAC 成员。好了，艾伦，你能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吗？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 2019 年的工作重点。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里昂。作为即将离任的主席，我认为由即将负责开展这些任务的新任主席莫琳来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合适，然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有其他一两点需要补充。

莫琳·希亚德：

好的，谢谢。我们已经开始为来年制定规划了，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令人非常兴奋。毫无疑问，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那些由董事会发起的工作。首先是一般会员社群审核，在实施方面，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终端用户体验的改善，以及我们所做的 ICANN 政策制定工作的影响。我们会致力于提高效率。规划过程可能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比如人员配备，还有有助于加强我们在 ICANN 内所发挥作用的线上影响力和沟通渠道。

ATLAS III 是我们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我们要确保，我们会努力让将来的任何聚会都能为终端用户的参与度和一般会员社群的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同时支持 ICANN 内部各 SO 和 AC 的工作。带着这样的想法，在政策方面，政策制定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点工作，大家知道，我们正在想法设法让社群尽可能多地参与进来，在内部，我们还组建了一个综合政策工作组，作为我们鼓励社群参与的专用渠道。

当然，ALAC 和一般会员社群会密切关注 ICANN 战略规划制定工作的进展，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以个人身份，我们都会在我们认为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上提供意见。

最近我们一直在弄 ICANN 学习中心，因为对我们来说，尤其在与 GAC 的合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创建相关资源来提高终端用户社群关于 ICANN 所做工作的认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会知道自己的参与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会关注我们的能力建设项目，确保我们所做的工作契合终端用户的需求。

我想，以上就是我们来年的主攻方向。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莫琳。这是一个会定期提出的问题，大约一年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跃然 (Goran) 曾询问 SO/AC 他们各自的工作重点是什么。然后 GNSO 列出了一份相当长的可怕的清单，他们为它命的名称就是这个。我的回答是，我们没有具体的清单，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工作重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ALAC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群其他部分推动前进的。虽然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做一些自己的工作，但在完成所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之后，我们很少会有大量的时间剩下。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莫琳给出的清单就会发现，除了一个例外情况之外，其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群内发生的事情推动，或者是我们为了代表用户需求做出适当回应而不得不在内部开展的工作。莫琳提到的那一项例外工作是一她没有解释那个缩写代表什么 — ATLAS 指的是一般会员峰会，我们大约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目的是将那些处在边缘的人带进来，让他们了解 ICANN 是做什么的，并为他们提供相关工具，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支持 ICANN 和一般会员社群，即使我们不会经常看到他们。

还有人对此有什么意见吗？约翰，请讲。

约翰·莱普瑞斯:

我是约翰·莱普瑞斯。我想在莫琳的基础上补充一点，2019 年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与 ICANN 的其他 SO 和 AC 开展更有效的外联，建立合作的桥梁。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约翰。

艾伦·格林伯格： 还有其他人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讨论第 2 个问题。里昂。

里昂·桑切斯： 在讨论第 2 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点，真的很高兴看到 ALAC 有工作重点。正如你所说，以前你们一般都没有这种工作重点清单，因为 ALAC 的工作确实取决于 ICANN 社群其他部分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也列出了这样的清单，包括能力建设、更有效的外联、关注 ATLAS III 等等，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能加上各个地区定期举行的大会，这样会更好。另外，很高兴看到你们组建了综合政策工作组。我参加过这个工作组的一些电话会议，我认为它很好地证明了 ALAC 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群，而且工作组正在积极推进自己的工作，努力按照章程的要求拟定各种不同的政策建议。那么 —

艾伦·格林伯格： 里昂，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

里昂·桑切斯： 你说。

艾伦·格林伯格： 你刚才的发言会让人觉得，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列过重点工作清单。事实上，我们每次都有重点工作清单。

里昂·桑切斯： 我只是复述你的话而已。

艾伦·格林伯格:

好吧，不过我们确实每次都有重点工作清单，只是通常它们都会完全妥协于其他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在 IANA 移交期间，移交工作是我们迄今为止优先级最高的工作，它挤掉了我们的许多其他工作，包括一些我们本来希望在 19 年开展的工作，不过，我们只是出于实际考虑把这些工作挪后了而已，并没有取消它们。但这不是我们没有编制重点工作清单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使然，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以及该模型的发展。自管理权移交以来，ICANN 一直在不断发展。现在的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我们有新的挑战需要面对，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我们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很显然，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已经发展到难以管理的地步。一些人似乎认为它正变得越来越效率低下，在这个时候，董事会希望向 ALAC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向社群其他部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我们可以如何改进这一流程。我还是读一下问题内容吧，这样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这个问题是：“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和政策制定流程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满足对包容性、问责和透明度日益增长的需求，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及时地完成工作和制定政策，同时确保 ICANN 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包容性，要确保在政策制定流程中纳入多元化的观点，还要关注 ICANN 所拥有的可用于实施或实现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的资源。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ALAC，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或回答，可以尽管提出来。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里昂。我就利用我主席的特权来第一个回答吧。我很高兴看到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在我任职于 ICANN 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但每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都会被告知，没什么问题啊，是你不了解吧。所以，现在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今天晚些时候 GNSO 会批准一整套变革措施以解决 GNSO 内部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举动都是了不起的。

不过，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在让事情变得高效，甚至让那些做出变革的人觉得他们的做法很有效的同时，ICANN 内的平衡可能会变得没有那么好。大家也许还记得，之前我们曾试图称这个模型为多方平等利益相关方模型。但后来我们决定弃用那个词，因为它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话虽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努力确保在那个大致范围内。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会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使得 ALAC 这类群体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没有正式的发言权，把我们重新拉回到十年前，拉回到 GAC 只是在事后提供建议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曾试图脱离他们的影响。这种状态是十分危险的。随着工作的推进，我们必须确保在提高政策制定流程效率的同时，那些实际制定政策的人不会面临这种结果。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鉴于现在我带领的审核小组的工作即将完成，我也积极参加了很多其他项目，例如 IANA 移交、问责制 CCWG 以及现在的 EPDP 等等，我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成本的原因而低估面对面会议的优势。现在，我们审核小组正在如期交付成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展开这么多的面对面讨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其他沟通方式都不如面对面讨论这么高效，而且最终的成果可能也不会这么好。所以让我们（听不清）。虽然成本比较高昂，但我们不能忽视面对面讨论的优势。谢谢。我们团队的其他人有要说的吗？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谢谢艾伦。也谢谢董事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曾经听过我的发言，那你们应该会很清楚这不是什么新话题，不过大家也知道，在 ICANN，事情总是瞬息万变。以前我们总是说，总是同样的人担任着同样的职位。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面孔。

首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这个组织进行简单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将无法继续保持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体系。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停下来，大家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好几次各自为政的问题。现在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这个组织。上一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 2002 年，2003 年，当时我们还是 ICANN 2.0。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很多很多年了。

第二，我想要强调一下艾伦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各方之间的平等参与，虽然再一次尝试实现平等没有什么不好。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或许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我要说的是，尽管在看到有超过 100 个，比如 150 个政府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但我们仍然无法制定这样的目标，比如让 140 个政府出席下一次的 ATLAS 会议。所以说，目标与目标之间是存在不同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还涉及到资金的问题。资金问题总是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召集来自全球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参加 ATLAS III。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式，然后找到资源来做这件事。它将是加强这一多方体系的一个好办法。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塞巴斯蒂安。

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我是霍莉·雷谢。我想就莫琳谈到的一点说几句。目前我们正在变革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我们组建了综合政策工作组，这又会是一个缩写词。但是当我们谈论如何制定政策时，如果我们要真正听取选区成员的意见，当然这是我们的分内工作，那么供我们完成政策制定的时间将会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在内部展开宣传，可能需要召开网络研讨会或通过其他方式向各个地区宣传，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然后再把这些意见带回来，而留给这整个过程的时间非常短。

我非常理解 GNSO 希望提高效率。但这样做可能引发的一个风险是，你不再倾听 ALAC 各个选区的声音，而这是你无论如何都必须听的，或者应该听的。我们如何才能两者兼顾呢？我知道这到最后可能会变成资源的问题，但我们之前也听哈维尔 (Xavier) 讲过，知道这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重新分配资源，确保我们至少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政策，特别关注我们要如何开展外展工作 — 约翰，非常感谢你们关于外展工具使用的讨论 — 以便倾听我们选区的声音。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两手抓，一方面，我们在改变面向成员开展外展的方式，改变倾听他们的方式以及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应对各种约束。其中一个既是既定的 GNSO 政策制定流程和相关的时间期限。另一个是我们要如何获得资源来实现倾听。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想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解决它们，但这项任务会非常艰巨。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还有其他人吗？凡达？

注意，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请尽量简洁一点。

凡达·斯卡特兹尼
(VANDA SCARTEZINI)：

好的。我只是想从我们整个地区的角度说一点，不仅仅是 LACRALO。昨天我们地区聚在一起讨论了 PDP 流程，以及这些流程会如何影响我们和我们要如何让众多成员参与进来。

总的来说，我们确实有很多约束，包括如何让大家聚在一起，让大家意识到 ICANN 目前的最新进展，以及明白他们可以如何参与进来。

对此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希望今年或者明年，我们能有时间发起一些这样的流程，让大家参与到 ICANN 的 PDP 流程中来。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凡达。还有其他人想要就这个主题发言吗？约翰？

约翰·莱普瑞斯:

我是约翰·莱普瑞斯。看着这个问题，我想先暂时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政策制定放在一边。

我希望董事会能留意一下 RSSAC 37，它真的是一份非常厉害的文件。在前几天召开的战略会议上，我也曾提到过这一点。它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好的 ICANN 政策文件和规划文件之一。我很高兴看到它，并且完全支持其中的内容。我希望董事会能非常认真地对待它，然后继续推进相关流程。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约翰。还有其他人想要发言吗？好的。卡勒德。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谢谢里昂。回到塞巴斯蒂安刚才的发言 — 当我们谈到 ATRT3 时，这次审核应该快要开始了。

我想要就此说一点。

资料表明，ATRT3 的任务是弄清楚所有东西的运转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社群可以积极参与到这次审核中来，加强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和政策制定流程。谢谢。

里昂·桑切斯：

还有其他人想说几句吗？很好。谢林，你想说点什么吗？

谢林·查拉比：

大家上午好。谢谢里昂。

我只是想就这个问题本身说一点，让在座的各位明白董事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它不是董事会凭空想出来的问题，而是源于社群自波多黎各会议以来一直在开展的战略规划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投入了 700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还面向社群发起了很多意见征询流程。在社群跑来问我们的意见时，董事会说，他们认为有五个主要趋势应该可以为战略规划工作提供参考并且将对 ICANN 的未来产生影响。

其中一个趋势就是治理。

而在治理方面，大家认为的趋势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董事会没有现成的答案，董事会也不会去炮制答案。我们会在明年大约 5/6 月份的时候发布一份意见征询书，请社群就这些问题提供意见，指明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这一模型。而从现在到 5/6 月份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则会与社群接触，听听社群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比政策制定问题更为广泛，事实上，它要广泛得多。它涉及到 ICANN 的所有活动。

这里我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们已经收集了社群其他部分的意见。其中一点意见是，应该提高我们所有活动的包容性。

但随之而来的是 — 一旦包容性提高了，就会有新的角色和职责。

另外，有意见认为我们应该改进政策制定流程，以便更及时地达成共识。

还有对利益两极分化导致进展停滞不前的担忧；对志愿者短缺和疲劳的担忧；对低效审核的担忧；对技术社群无法有效参与的担忧；对 ICANN 会议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昂贵、内容越来越多导致很难跟上进展的担忧。

不过我们也收到了积极的反馈，比如有意见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给我们带来了正当的参与理由；认为它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自己的目的；认为它对我们来说很有用；以及认为它在过去 20 年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在未来 20 年里我们也需要它提供良好的服务。

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成熟的眼光看待它，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模型。而一旦事情发展成熟，它们势必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即，我们需要开始思考要做什么来提高它的效率，确保它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也能为我们提供良好服务。

我们应该要有意愿和勇气来做这件事。

首先，我们需要彼此坦诚，看看究竟是否存在问题。很多人都说有
问题，但也有一些人选择逃避问题。

我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将看到社群的意愿是什么。到目前为
止，我们已经与许多选区进行了讨论。总的来说，他们的意见与
ALAC 和你们最初的声明是一致的，说他们很高兴这个问题现在被提
出来。社群对此非常关注。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制定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没
有权利这样做。这是社群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发布各种
意见征询书。第一份意见征询书应该是寻求意见而不是寻求解决方
案，是吧？然后，在了解到这些意见之后，我们可能会通过发布另
一份意见征询书向社群提出建议，寻求他们关于这些建议的反馈。

这个模型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基因，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
它是一艘向特定方向行驶的大型油轮，如果你想让这艘油轮转弯，
就必须先征得油轮上所有人的同意，然后小心谨慎地操作。

以上就是我们向你们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

谢谢。同时也是向每个选区提出的。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谢林。

艾伦，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艾伦·格林伯格：

没有。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既然如此，请放上 ALAC 的幻灯片，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

艾伦，接下来交给你吧，你来介绍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里昂。

这个问题是针对 — 顺便说一下，我不确定机制是否允许，不过，这个问题针对的是董事会成员，不是整个董事会。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希望董事会在看到 PDP 的结果之前，不会得出任何关于新 gTLD 的结论，因为很明显，所有结论都应该依赖于 PDP 的结果。

所以，如果各位在回答的时候仅代表自己，不要代表整个董事会，那就太好了。

这个 PDP 真正关注的问题是一碰巧，我也是参与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的人之一。大家知道，谢丽尔是这个 PDP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我们只是稍微涉足而已，稍微涉足。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开展。虽然工作组的章程中确实提出了是否应该继续开展的问题，但坦白说，对于由 GNSO 发起、GNSO 下面许多组织均大量参与的这么一项流程，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PDP 工作组绝不可能得出结论说：“不要继续开展了。”而且我也不认为 PDP 工作组会说：“我们继续做吧，但仅限于某一类 TLD。”或者类似的话。PDP 工作组内部是不会对此达成共识的。

另外，该 PDP 工作组还负责定价的问题。因为第一轮曾表示，它一定会实现成本回收，抵消处理域名申请所产生的费用。

我认为 GNSO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它的前提是 — 当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相关讨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我 2006 年参与进来的时候，它就和 PDP 工作组一样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了，然后就是上一轮的启动。

它的前提是，这些域名会获得很高的注册量，相关收入完全可以抵消产生的所有 ICANN 成本。

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没有人去衡量，即使现在，也没有人去衡量 GDD 的成本增加或合同合规部门的成本增加是多少。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一轮产生的收入抵消了多少成本。

不过，我担心的是，如果 TLD 的使用量很高但注册数量却不高，那么，将来我们很可能会遇到成本无法回收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负责思考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董事会不能只采纳一半 PDP 结果，然后说我们只实施这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董事会必须全都不采纳，总之不能只采纳一半。

那么，我们要如何得出对社群有益的结果呢？这个领域的某些部分肯定有着强烈的被压抑的需求，这点我们知道 — 好吧，其实我们不清楚。不过，过去的经验表明，无论使用哪种衡量指标，它都可能会相当成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向前推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代表 ICANN 组织和 ICANN 生态系统负责任地行事？谢谢。

里昂·桑切斯:

艾伦, 非常感谢。

我想, 这肯定是你们社群的首要工作之一吧。下面我想请艾芙丽, 艾芙丽, 你能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艾芙丽·多莉亚:

当然。谢谢里昂。

我关注新 gTLD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要回应一下艾伦说的几点。

首先, 实际上 GNSO PDP 完全有可能决定不再继续开展。在这个问题上, GNSO 内部存在很大的分歧。昨天我们还听到有人说想要新 gTLD, 然后有一些人希望看到这个项目妥善完成, 也有一些人对我们是否应该推出新 gTLD 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所以我认为, PDP 实际上很有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你说的没错。在这项 PDP 工作刚开始时, 当时的工作组和现在的 PDP 工作组一样多元化, 他们的成员有来自 ALAC 的, 来自 GAC 的, 还有来自其他群体的, 我没记错的话, 还有来自社群以外的其他群体的, 当时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认为应该建议继续开展这个项目。

我这里所说的“继续开展这个项目”, 其中的项目是指新 gTLD 项目, 当时它正处在第一轮。

然后, 在第一轮结束时, 我们应该暂停, 看看它存在的所有问题。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准确地说是社群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收集问题，然后我们才组建了 PDP 工作组，该工作组需要解决大约 90 多个问题。现在我们又组建了 CCT，他们又给了我们，我记得应该是 37 个问题，这些都是 PDP 工作组需要解决的。

所以，我倾向于称它为 PDP 项目。它已经进行了第一轮工作，所幸现在几乎全部完成。

然后，作为一个社群，我们要尽可能详细地审核这项工作，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项工作之所以耗时这么久，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 — 顺便说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昨天有很多人跑来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董事会就不能做点什么来加快进度吗？”也有人跑来跟我说：“董事会就不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一切吗？”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当然，这两件事情董事会都不能做。董事会可以做的是等待建议，提出问题。然后，当建议提交给董事会时，

你还会说，董事会不能只采纳建议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整条建议。确实是这样。

不过，当建议提交给董事会时 — 我们已经看到董事会这样做过好几次 — 董事会如果认为建议的理由不够充分，或者没有充分考虑 ALAC、SSAC 或 GAC 的建议，可以要求进一步审核、提问等等。

他们不会把建议扔到一边置之不理的。

另一点我要说的是，他们刚刚完成了部分工作的首次审核，还需要审核更多的工作。

然后他们会设立工作轨道 5 来负责域名审核，这是 PDP 工作组的一次了不起尝试，大家知道，这个工作轨道的职责基本上就是，通过吸引所有群体参与组建一个多元化的团队，同时处理相关的复杂性，确保所有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考量。

所以我认为，当我在关注这个 PDP — 很显然，董事会之后需要审核他们的工作。

不过，在关注这个工作组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真的很努力去解决人们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这些问题 — 就像我前面所说，他们有 37 个来自 CCT 的新问题需要解决。目前他们虽然已经解决了一些，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我喜欢这个问题。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艾芙丽。

艾伦，你刚才还提到了成本，问是否有人在负责评估这个问题带来的不同财务影响。

我想请哈维尔对此说几句，如果他没问题的话。

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

谢谢里昂。我只是简单地澄清一下我们正在做的项目成本追踪，也许这可以为你们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项目最初设计的就是实现成本回收，我说的是于六年前启动的当前轮次，它就是按成本回收的原则设计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项目的成本在我们这是分开计算的，我们有单独的会计系统，我们有单独的分类账，我们有单独的银行和投资账户。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组织的运营成本之外，单独提供关于新 gTLD 项目成本的具体信息。

在我们的预算文件中，也有单独的一个章节介绍该项目的成本预算。我们会衡量所有 ICANN 运营部门在新 gTLD 项目中所做的工作，然后相应地将费用计入新 gTLD 项目。

所以说，整个组织在过去六年里围绕该项目开展的所有活动都会被分离出来，相关的费用会计入该项目的成本。更多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提出来，我很乐意解决，线下也可以。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哈维尔。

艾伦，你还有后续问题吗？

艾伦·格林伯格： 对于哈维尔的陈述，我确实有一个后续问题。你说你们会追踪内部成本。但据我了解，你们追踪和单独报告的是批准 gTLD 注册和将其授权到根区这个流程的成本，而不是这些域名在被授权后所产生的持续成本。我说错了吗？

哈维尔·卡尔维兹： 我想你应该 — 你说的没错。申请人一旦与 ICANN 签订合同，就会成为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从那个时候起，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就会开始在 TLD 内运营。之后我们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为持续的合同管理提供支持。相关的成本会计入 GDD。这些成本不一定由 TLD 运营商产生。实际上我认为这不太相关或不太可能。

不过，就申请而言，所有与申请评估和风险相关的成本都会会计入该项目的成本和会计系统。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不过我问的是在那之后的成本。我们知道，这个项目旨在实现自给自足，你们追踪的是这部分成本，是这个流程的成本。我们想知道的是，域名在被授权后产生的 GDD 和合同合规相关成本。这是问题的重点。

哈维尔·卡尔维兹： 好的。在我们的预算文件中，GDD 和合同合规成本是完全独立的部分。

艾伦·格林伯格： 但我们不知道哪些成本是新 TLD 产生的。

谢林·查拉比： 我想艾伦说的是，如果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比如说会有 2,000 份申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或者 ICANN 是否应该考虑增加 GDD 的预算，或者将合同合规的预算翻倍？我想这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吧。

哈维尔·卡尔维兹：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但我认为 — 我能插一句吗？我觉得这点比较相关 — 跃然，这里。我是罗恩。

艾伦，我认为比较相关的一点是，该项目的收入也在增加，但这部分没有单独追踪。所以你的问题是，我觉得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新项目带来的增量收入以及与这些收入相关的成本，以便我们了解后续轮次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是想问这个吧？

艾伦·格林伯格：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

马跃然： 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无论是总体成本还是初始成本，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真正弄清楚它是什么样子之前，这真的有点难回答。这个问题提的有点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轮次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在获得更多的信息之后，我们才能计算，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计算。我想那应该是决策流程的一部分了。

我不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你们是否见到过这种情况，每次董事会拿到一些初步的东西，比如工作阶段 2，我们总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入预算中。我们会试图作出那样的陈述。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对整个组织来说，由于所知甚少，现在计算潜在成本还为时过早，只会徒劳无功。

不过，我确实同意你的意见，因为这就是项目的运作方式。反过来你也得同意我的观点，只有获得更多信息之后，我们才能做更多的计算。

艾伦·格林伯格：

跃然，我完全理解其中的困难，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不过，我们并不是问分析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问的是你们要怎么做，或者是不是会做这件事。我知道这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合同合规部在处理新 gTLD 的同时，自身也在改进和改变运作方式。我不知道你们要如何确定，究竟有多少应该归因于新 gTLD，有多少归因于合同合规部自身的完善，因为在过去五年里，他们的整个方法论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与新 gTLD 项目的时间非常吻合。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伦。

我想，玛盾也有话要说。

玛盾·波特曼：

是的。

里昂·桑切斯： 谢谢哈维尔。

玛盾·波特曼： 艾伦，你说得非常好，基本上，在未来几年里，我们会研究整个模型会如何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在战略规划工作中也纳入这一点。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更好地理解这究竟要如何发展。可以看到，第一轮并没有像我们开始想的那样发展。

虽然它确实没有超出范围，但正如罗恩所说，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成本上都存在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增加了第五点 — 要关注整个系统财务稳定性的原因。

这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们董事会和整个组织需要向前推进的问题，当然，这也是需要和社群交流意见的问题。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玛盾。

罗恩，你要说最后一点，是吗？

罗恩·达席尔瓦： 是的，艾伦，说的很好。谢谢你提出这一点。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 BFC，然后我们会与组织合作，看看能否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能衡量新增一个 TLD 所带来的增量成本以及相关的收入，这将会很有帮助。我想这应该是你想要知道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度量标准。

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 BFC，看看我们能不能与组织合作，试着得出一些相关的数据。

里昂·桑切斯： 谢谢罗恩。

艾伦·格林伯格： 其实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清楚今天不会得到答案，因为我们不能马上就开始分析。

既然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CCT 的审核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了一些滥用案例，这是一个（听不清）问题，很显然它也计入了 ICANN 成本。目前这些东西仍然在不断变化，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变化。我们关心的是，是否有人来负责分析和评估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

发言人（姓名不详）： 是的。

里昂·桑切斯： 谢林，你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

谢林·查拉比： 好的。我只是想一看到这四个问题之后，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这些问题会被提出来？我不禁在想，是否这意味着，也许一些 ALAC 成员或整个 ALAC 不是特别支持全面启动新一轮申请，或者只希望启动品牌类 TLD 的申请？这里面有这层含义吗？

艾伦·格林伯格： 我并没有局限于品牌类 TLD。我给出了两个例子。很显然还可能包括 IDN，还可能包括社群类 TLD 等等。

谢林·查拉比： 好的。

艾伦·格林伯格： 但是，你要问我们是否对全面启动新一轮申请有质疑？是的，一般会员社群内肯定有人会提出这种质疑，而且意见很强烈。

里昂·桑切斯： 约翰，你想要说几句吗？

约翰·莱普瑞斯： 是的，我只是想 — 我是约翰·莱普瑞斯。我完全支持艾伦所说的。目前 ALAC 内部围绕是否应该全面启动新一轮展开了大量的讨论，暂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好方案。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继续下去。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启动针对特定领域的新 gTLD 项目，但是在全面的 TLD 申请问题上，目前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

里昂·桑切斯： 谢谢约翰。

艾美丽，你有要说的？跃然？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你想先发言吗？

马跃然： 我永远不可能在你前面发言的，只能在你后面发言。

如果我们要继续的话，可以在线下来做这件事。我只是有一个问题想问艾伦，不过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我想知道，你们在权衡是否要启动新一轮申请时，都考虑了哪些因素。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这个吗？比如全球各地人们创建更多域名的能力与他们从事潜在滥用行为的能力，其中前者是好的方面，后者是不好的方面。还是说我们在讨论的是，认为它的成本太高，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它太（听不清）。

根据你如何权衡这些因素，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些答案，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没有参与决策流程。上一次我没来。不过我正在努力去理解事情的各个不同方面。我们可以线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找一个“Fika”时间。

里昂·桑切斯： 谢谢跃然。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看来我们得找个时间讨论一下前后的概念了。

[笑声]

好的。我只是想指出一点，这个工作组 — 这是在我加入董事会之前，当时我仍然在这个 PDP 工作组任职，他们确实讨论了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全面启动申请，或者应该先启动品牌类，应该先启动这个，应该先启动那个这类问题。每一次讨论大家都争得非常激烈。我认为，最终的结论就是，PDP 工作组会如何做出最后的决定，这还是未知之数。在这个问题上，PDP 工作组仍然可以采纳建议和提出建议。

但正如我所说，无论是哪一种方案，PDP 工作组内部都有着激烈的争论，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这类 TLD 申请要先启动。

但如果你把它们全都先启动，那就会变成全面启动了。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美丽。

艾伦，你有要补充的吗？

艾伦·格林伯格：

是的，快速地说一点。

截至目前，新 gTLD 后续流程 PDP 已经举行了大约 225 次电话会议。我刚才算了一下。其中，我只参加了 60% 到 70% 的会议。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并且一直关注它走到现在，真的需要很多精力，也需要对这个话题真正地感兴趣，而且它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意味着，参与相关讨论的人都是那些对这个话题真正感兴趣的人。我只是指出这些数据而已。

里昂·桑切斯： 谢谢。最后一条。霍莉。

霍莉·雷谢： 我只是简单说几句。CCT 的最终报告刚刚发布出来。现在我们还在研究，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研究和思考。所以没错，我们还在考虑当中。

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霍莉。那么下面我总结一下，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这是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有来自 ALAC 成员的积极发言。他们的意见将给我们董事会的战略规划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正如谢林之前所说，我们会在 5/6 月份的时候发布一份文档，到时候大家将会看到，他们在意见都会在文档中反映出来。

在散场之前，让我们欢迎莫琳出任 ALAC 主席一职。

[掌声]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艾伦在这些年里作为 ALAC 主席和 ALAC 成员所付出的一切，谢谢你带来的所有经验，也谢谢你做的所有工作。我想，没人能取代你的位置，不过我们还有更大的责任需要履行。谢谢你，艾伦，谢谢你的付出。

[掌声]

[长时间起立鼓掌致意]

艾伦·格林伯格:

在散场之前，我也有一句结束语要讲。谢谢大家。

我们最开始举行这些董事会与 AC/SO — 我等你一下。我们最开始举行这些董事会与 AC/SO 的联合会议，大概是在五六年前。我记不太清了。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参加了估计有 15 到 20 场这类会议了。在最初的几年里，它们几乎没什么用，纯粹浪费时间，因为它们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问题。然后到最近两年，大概是这个时候吧，我们的会议开始变得富有成效起来。也许时间还要再往前推一点。它们开始真正解决问题，并且为一定程度的对话提供了机会，对此我非常感激。这让我这个主席一职坐得更容易，因为大家有机会去展开对话，而不是对抗。总的来说，这些会议最初主要是产生信息的误传和误解，而现在，我认为它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林。

谢林·查拉比:

艾伦，我代表董事会感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你不仅仅是在 ALAC，还参与了我们社群的几乎各个方面。我们很庆幸这些年来一直有你相伴。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会很想念你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莫琳能在这个职位上获得成功。

好的。感谢诸位。

里昂·桑切斯： 谢谢大家。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